

H62



烈火丹心



烈火丹心

黑龙江省评剧团艺术室 编剧
吳 東 藻 执笔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4年·哈尔滨



烈火丹心

黑龙江省评剧团艺术室 编剧

吴家莱 执笔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2 $\frac{12}{16}$ • 插页2 • 字数57,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书号：0150

统一书号：10•135

定价：(6)二角八分

人 物

- 宋恩珍——四十三岁，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
- 宋 妻——三十六七岁，宋恩珍的爱人。
- 小珍子——七岁，宋恩珍的儿子。
- 宋德才——二十二岁，宋恩珍的远房侄儿，工人，团员。
- 李存厚——四十来岁，生产队副队长，共产党员。
- 老九叔——七十五岁，老贫农。
- 馬秀成——三十多岁，聾子，老九叔的儿子。
- 老耿头——五十岁，中农。
- 耿秀芬——十九岁，老耿头的女儿，团员。
- 藍方茂——三十多岁，农民。
- 藍嫂子——三十来岁，藍方茂的爱人。
- 老德叔——六十来岁，饲养员，贫农。
- 四虎子——二十三岁，青年农民，团员。
- 刘 浩——二十一岁，老板子。
- 其他男女社員若干人。

第 一 場

[1962年初春。宋恩珍新居。雪白的顶棚，新盘的炕，沿炕的墙上糊着藍花窩紙。主人刚刚搬来，

家具什物，还没来得及收拾。

宋 妻：（唱）喜鹊儿房前叫喳喳，

我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几年来一直住的小马架，

现如今搬进新房安了家。

不用说房子敞亮宽又大，

头一桩守家在地靠近我娘家。

这才是双喜临门一点也不差，

真好比一根蔓结了两个大甜瓜！

〔四虎子搬桌子与小珍子上。〕

宋 妻：哎呀，四虎子，你忙活的够呛啦，歇一会儿吧。

四虎子：不累。（见炕上放着的一大罗镜框）嗨，老鼻子奖状了，都是宋队长的！嫂子，你的呢？

宋 妻：（唱）咱可没有人家章程大，

星星跟着月亮走，借光靠人家！

四虎子：来，挂上。

宋 妻：得了吧，老宋不让挂。

四虎子：为什么？

宋 妻：就那号人呗，上回记者来访问，我才拿出来给人家看看，他回来把我好顿埋怨，说：“共产党员把工作做好是应该的嘛，显啥？”

四虎子：嗨！党给的荣誉嘛，为啥不显一显？我来挂。

宋 妻：算了算了！（夺过来收入箱内）还是去帮我把缸搬进来吧。

四虎子：好吧。（下）

小珍子：媽，我玩去。

宋 妻：别跑远，去看看你爸爸回来没有！

小珍子：哎。（下）

〔宋妻收拾屋子。

〔耿秀芬和宋德才上。

耿秀芬：宋嬸，你们家来客了。

宋德才：三嬸！

宋 妻：哎呀德才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耿秀芬：你们是一家？

宋 妻：是你宋叔远房的侄儿。（指秀芬向小宋）这是耿秀芬，四队出名的小辣椒！

〔两人互看了一眼，秀芬不好意思。

宋德才：我三叔呢？

宋 妻：在大队呢。平常没工夫回家，今天头一天搬到这儿，待会儿许能回来。德才呀，你多少年没回来看看啦！

宋德才：这回回来可就不走啦。厂里号召支援农业，已经批准我回乡参加生产啦！

宋 妻：那可好。到哪个村儿啊？

宋德才：我老舅写信叫我上他那儿去。

宋 妻：（不悦）为啥不留在这儿？你没爹没妈，你三叔和你虽说是远房，可一笔难写两个宋字儿啊！

宋德才：哪儿都一样！

宋 妻：成家了没有？

宋德才：还没有。

宋 妻：那正好，我们这儿好姑娘有的是。（有意地瞅秀芬笑了笑）

耿秀芬：（不好意思，忙岔开）孀儿。

宋 妻：什么事？

耿秀芬：我向你打听个信儿，这回加强领导，可没听说干部怎么安排？

宋 妻：这些事我哪儿知道，你三叔回来也不说，我也不爱打听。

耿秀芬：我听个荒信儿，说是宋队长可能要调换调换。

宋 妻：他是副大队长，还往哪儿调换呢？

耿秀芬：往生产队调配呗！

宋 妻：啊？这不“官儿”越干越小啦。

耿秀芬：加强基层嘛！孀儿呀，假如宋队长要到队上去，你愿意他到哪个队？

宋 妻：我愿意算数吗，这不是家务事，这是公事，得由人家说了算。

耿秀芬：你估计宋队长能愿意到哪个队？

宋 妻：哪队合适上哪队呗。这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吧。我觉得还是在这儿方便，守家在地，凡事都有个照应；如今又有了个窝。

耿秀芬：孀儿，还是到我们四队去，我们可缺宋队长啦！

〔四虎子搬缸上，听见了。〕

四虎子：你们缺你们找去！

耿秀芬：这不就找来了吗？我们大伙一致选举宋……

四虎子：我说叫你们上别处找去！

耿秀芬：宋队长就在这儿，我们上什么别处？

四虎子：这儿？这儿我们早包下了，你们想挖墙角啊，怎么想来的，你们挖不去。告诉你，宋队长归我们

五队了！

耿秀芬：什么？

四虎子：就你们那个队呀——

(唱)地土不好人不和，

年年生产走下坡。

咱五队——

生产、副业样样都不错，

保证丰收分的多；

名声好，出劳模，

不会给宋队长敲破锣。

你们那里呀——

没有梧桐树，

怎叫凤凰来作窝！

耿秀芬：(唱)你不要先提条件把人嚇，

没听说有过不去的流沙河。

凤凰也在山上落，

梧桐树也是人栽活。

三面红旗迎风摆，

穷山沟要变凤凰窝！

四虎子：得了吧。

(唱)什么店招什么客，

你们那里呀——

只配老鸹去作窝。

耿秀芬：(生气)呸！

(唱)什么叫作老鸹窝？

你少要信口开河胡嘞嘞，

比生产敢跟你四虎子个顶个！

宋德才：（想劝架，但又插不上嘴）呃呃，同志，同志……

四虎子：比？算了吧。

（唱）我怕的是你秋后去跳河。

耿秀芬：（气得说不出话）……

宋 妻：嘻！

（唱）事情八字沒一撇，

你們俩何必瞎嘍咯！

四虎子：对，嫂子，你说说，宋队长到哪个队合适？

耿秀芬：孀儿，你说，是不是应该到我们那儿去？

宋 妻：他的事我咋作得了主呀。

四虎子：咳，这不都搬来了嘛？

宋 妻：可不是嘛，八成上级早有了安排了吧？

耿秀芬：什么？不行！（扭头跑下）

四虎子：（追到门口）告状去吧。谁来呀，也别想把我們宋队长抢走！

宋德才：这是怎么回事，三孀？

四虎子：没什么，我们这个队打初级社那时候就是宋队长当家，是他领导我們发起来的，如今再到我們队，这不是理所当然嗎，对不对，同志？

宋 妻：要说你三叔那个人呀，这十里八村没个人不夸奖，可我总有点纳闷儿，人家干部越当越大，他可是越当越抽抽啦。

四虎子：这你可就外行啦，这叫工作需要啊。

宋 妻：怎么需要也不能整天不着家……

〔宋思珍背着小珍子上，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小珍子在他背上翻着小人書。

四虎子：这不回来啦。

宋 妻：真还知道有个家，搬进新屋子也不回来看看。

宋恩珍：你这不是收拾的挺好嗎。

〔宋妻拿面盆下。〕

宋德才：三叔！

宋恩珍：哎呀！德才，我約模你这两天会来嘛，怎么样，最后决定啦？好哇，将来我們这一带搞机械化可就看你的啦！

四虎子：啊，你还是工人老大哥？

宋德才：我在厂里学鉗工。

四虎子：咳，那就留在我們队吧！我們这儿什么都有，就是沒有……那个……什么……技术人員。对不对，队长？让小宋同志留下吧！如今你說了算。

宋恩珍：我？

四虎子：別装相啦，你不是我們队长嗎？决定啦，我去給小宋安排住处。（下）

宋恩珍：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宋妻端水上。〕

宋 妻：还用問嗎，爷俩都成了香饽饽了，就为爭你这个队长，人家都鬧翻天啦。

宋恩珍：噢！

宋 妻：洗脸吧，你倒是到哪个队呀？

宋恩珍：你說呢？先听听你的意見。

宋 妻：咱管这个干啥？你爱上哪儿上哪儿。

宋恩珍：你說呢，德才？

宋德才：要以我說呀，四队有困难……

宋 妻：就是嘛。

宋德才：應該到四队去。

宋 妻：啊！

宋恩珍：对！

宋 妻：这哪行。

宋恩珍：怎么啦？

宋 妻：这我可得說說。

（唱）既然是你向我征求意见，

咱也該有个发言权。

两条道儿要挑选，

一条容易一条难。

四队生产总落后，

五队年年是模范，

四队离着我的娘家远，

五队早晚都在眼前有个照看。

新房子盖起来沒住一晚，

你又琢磨着要把家搬。

当干部哪儿不是搞生产，

誰像你穷折腾多咱也沒个完。

宋恩珍：（向小宋笑了笑）看，这一关还通不过。

（洗脸）

〔四虎子上。〕

四虎子：噫，何必到队里去麻煩呢，把我家南屋騰出来不就行了嗎。小宋同志，你一个人住滿好。

宋德才：不……

• 小珍子：（看小人書）虎叔，你說說，爆破筒是什麼？

四虎子：爆破筒……就是……那個爆破……噓，你問這個幹什麼？

小珍子：喏，爸爸給買的，人家小人書上畫着黃繼光叔叔拿着爆破筒……

四虎子：哦，黃繼光啊。知道，知道，他是個英雄，‘是這份兒的！（伸大拇指）

小珍子：是嗎，爸爸？

宋恩珍：（洗完臉擦着）是呀。黃繼光叔叔為了咱們的社会主義，為了大家都過好日子，他出生入死，從來不考慮自己；可是有的人呢？却老想着困難呀，方便呀，新房子呀……

宋 妻：你这是給孩子聽還是給我聽？

宋恩珍：都有了。

〔李存厚氣急慌忙地跑上，后隨耿秀芬。〕

李存厚：老宋，到哪個隊？決定啦？

宋恩珍：決定啦！

〔宋妻端水下。〕

李存厚：怎麼決定的？

宋恩珍：支委會討論作出的決定。

李存厚：可也得听听群众的反映啊。

四虎子：当然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嘛。

宋恩珍：是啊，根据群众的意見……

李存厚：你同意啦？

宋恩珍：当然同意。

李存厚：好，那我也決定啦。

宋恩珍：你决定什么？

李存厚：决定当个普通社員，这个副队长我干不了啦。

宋恩珍：怎么啦？

李存厚：問你呀！老宋，咱俩从小一块儿給地主放猪，一块儿长大，沒想到如今你会嫌貧爱富！

宋恩珍：这是打哪儿飞出来这么頂帽子？

李存厚：你知道不知道四队困难有多大！

(唱)紅眼蛤塘年年涝，

人心不齊勁不高。

車缺轆子馬缺草，

牲口只有四成膘。

破烂牛犊疙瘩套，

这个担子叫我怎么挑。

盼你，等你，你只看五队好，

群众的要求你往脑后抛。

这个副队长咱也当不了，

我还是当社員图个輕巧。

宋恩珍：訴完苦啦？

李存厚：完啦。

宋恩珍：你知道党支部决定我到哪队？

李存厚：那还用問，根据你的要求到五队唄。

[宋妻上。

宋恩珍：根据我的要求——到四队。

[李、四、耿三人皆惊，齐問：什么？

宋 妻：(对李)这回你如願啦，跟你作伴去啦。

四虎子：(跳起来)不行！我得提意見。(往外跑，又回身)我

們队里不会同意。(下)

耿秀芬：(追到門口喊)你們說了不算。

李存厚：(对耿)回去套車，馬上給宋队长搬家！

宋 妻：往哪儿搬哪？

李存厚：(和耿对看看，想了想)有办法，把我住的房子騰出来，沒这儿好，先湊合着再說。

宋恩珍：你呢？

李存厚：我搬东头小馬架去住。

宋恩珍：(对妻)你看合适嗎？

宋 妻：干嘛让你住馬架？我們就不能住馬架啦。

宋恩珍：对嘛，(宋妻翻了他一眼)快收拾吧！

宋德才：我来。(动手收拾)

李存厚：(对耿)帮着收拾，我套車去。(下)

小珍子：媽，咱們往哪儿搬？

宋 妻：別問啦，搬！

[幕落。

第 二 場

[前場的几天以后。第四生产队，馬家門前。馬秀成(聾子)坐在門外，熟練地編着柳条筐。

[宋恩珍背粪箕子上。

宋恩珍：(唱)新工作，老地方，

一篇白紙作文章。

虽然土地百十垧，

十有八九是蛤蟆塘。

去年冬雪大，
今年好搶填；
備耕應該早動手，
社員們却消停穩住不着忙。
關鍵問題在哪里？
心中無數難以作主張。
挨家訪問摸情況，
群眾是諸葛亮，凡事好商量。

（見聾子）喂？

这么好个劳动力，
不搞備耕編条筐。

（上前拍聾子肩）喂！

馬秀成：（抬頭見是宋，忙笑着站起來，挪過小凳子，意思是讓宋坐）……

宋恩珍：（邊比划邊大聲）你怎么不去參加送糞？

馬秀成：买筐啊？一块二。

宋恩珍：好，一点也听不見。（取下糞箕子比划）我是說，大家都在送糞，你怎么不去？

馬秀成：大筐啊？沒有。

宋恩珍：滿擰。這算沒个說。（又大聲對馬）你爹呢？老九叔，在哪儿？

馬秀成：早就賣啦。

宋恩珍：（哭笑不是）真要命。（對馬）我說你爹，是不是喝酒去啦？（作喝酒狀）

馬秀成：噢噢。（急忙進屋端出一碗水給宋）

宋恩珍：我不喝，我是問……（作理胡子狀）

馬秀成：哦，我爹呀。

宋恩珍：噯，对对对。

〔聾子大笑。

〔老耿头拿着一罗筐从屋里挤出来，老九叔跟在后面。

老九叔：我說耿老大啊，你不覺着屈心嗎？这筐我送供銷部，价碼是一块二呀！

老耿头：哎呀老九叔，那儿价碼高，可你換不来粮食啊……
〔老九叔发现宋，捅了老耿头一下，老耿头回身一看，吃惊，筐掉满地。

老耿头：噢，宋队长啊！（拾筐）老九叔要我帮帮他忙，把这些筐給他送去卖了。唉，沒法子，老的老，残废的残废，我冲哪方面也得帮忙呀。

宋恩珍：你今天又沒出工？

老耿头：就去，就去。（拿筐走，隨即又回身）我說宋队长，要我看哪，那粪送不送也沒啥。就咱們队那地……瞎子点灯——白費蜡！（下）

〔在老耿头說話时，老九叔作手势叫聾子进屋。

馬秀成：进屋啊？

〔老九叔瞪了他一眼，聾子莫名其妙地拿起編完的筐下。

宋恩珍：老九叔！

老九叔：噲！打十几岁耳朵就聾了，就会吃飯，啥活也干不了，废人一个。

宋恩珍：我看大兄弟倒滿心灵手巧……

老九叔：也就是摸个魚、編个筐什么的，庄稼活啥也不

成。唉！命里攤上了，有什么法儿。不到屋里暖和暖和？（不等回答）你是忙人啊，那就改日吧。

我预备点好酒，咱爷俩好好喝一杯。（拿小凳下）

宋恩珍：奇怪。他怎么躲着我呢？

老九叔：（又从門里探出身来）我說宋队长……

宋恩珍：老九叔，还像小时候那样叫我吧。

老九叔：好好。老三，我想問問你，你去年在大队分的粮食够吃嗎？

宋恩珍：够！

老九叔：有……有剩余的吧？

宋恩珍：按人留的口粮，剩余的卖给国家了。怎么啦，老九叔？你们家……

老九叔：没什么，没什么。（进屋关上門）

〔李存厚手拿通知边喊边上。〕

李存厚：老宋，老宋！哎呀，想抓你可真不容易，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刚才还看你在刨粪，一转眼又……

宋恩珍：什么事？

李存厚：好消息……

宋恩珍：等等。咱们队粮都够吃嗎？

李存厚：你問这个干嘛？

宋恩珍：随便了解一下。

李存厚：去年尽管鬧那么大灾荒，可每家还是分了点，这不，国家的救济粮马上就要下来，能接上，誰也餓不着。你放心吧！

宋恩珍：眼下一家缺粮戶也沒有？